



論荻生徂徠的漢詩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9-04-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24729/00004262

論荻生徂徠的漢詩

顧春芳

荻生徂徠(1666—1728年)在接受明代後七子的復古文論時,受到以王世貞(1526—1590年)為代表的明代宗唐詩學的影響¹,因此在漢詩創作方面,徂徠以李攀龍(1514—1570年)編選的《唐詩選》為本門弟子的範本。徂徠自己也致力於漢詩的創作。據《徂徠集》²總目錄,外加補遺,所收的詩作共有六百九十五首,其中風雅一首,擬古樂府十五首,四言古一首,五言古十首,七言古三十一首,五言律一百二十九首,五言排律十首,七言律一百四十三首,七言排律二首,五言絕句三十二首,七言絕句三百二十一首。在過去關於徂徠所作漢詩的研究中,對他所受唐詩的影響也都有所論及,只是由於認為徂徠受以李攀龍與王世貞為代表的復古派文人的影響,過於注重格調。且徂徠的詩作模仿唐詩,借用唐詩裡的詞語,大多是在書桌上構思而成,而不是有感而發,所以缺乏感人的力量。³本文擬通過兩個方面的分析與考察,重新解讀徂徠的部分漢詩。一個是將徂徠的漢詩與李攀龍編選的《唐詩選》中所選的唐詩進行比較,還有一個是將徂徠的漢詩與《唐後詩》中所選李攀龍的七絕作比較。以期能夠重新認識荻生徂徠所作的漢詩。

一

在這一章裡,先來看一下學界對徂徠所作漢詩的一些評論,然後再重新解讀評論中所舉之詩,再結合徂徠的一些引用唐詩裡辭句的詩作,來看徂徠的漢詩是否如評論中所見。

首先是山岸德平的關於徂徠漢詩的評論,他在《近代漢文學史》中指出:由於李攀龍與王世貞在詩文創作上都學唐風,徂徠因深受其影響,詩文有很強的模仿唐人風的傾向。理由是徂徠喜愛《唐詩選》,所作漢詩學習盛唐以降的唐人詩風,表現優雅,格調甚高,然若反復誦讀,會覺得詩裡缺乏動人心弦的東西。⁴為了證實這些,他又舉了徂徠的幾首詩作加以說明⁵。

所舉第一首為《暮雨送人》:“陌頭楊柳垂,相送雨昏時。寂寂去人遠,濛濛匹馬遠。江聲鐘易濕,浦色草應滋。寧問明朝後,吾心已亂絲。”這首詩有對“陌頭”的註釋,指出了此語出自《唐詩選》卷六郭振《子夜春歌》裡的“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⁶之句。又說在《唐詩選》

¹ 關於荻生徂徠受明代宗唐詩學的影響,可參考拙作《荻生徂徠對明代宗唐詩學在接受》,日本《人文學論集》第36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8年。71-78頁。

² 荻生徂徠《徂徠集》。總目錄。

引自日本富士川英郎,松下忠,佐野正巳編《日本漢詩》第三卷所收《徂徠集》影印本,其中所收詩文集三十卷,據元文元年(1736年)夏,有本多忠統所撰之序,同序刊的十八冊而成的內閣文庫本。汲古書院,1986年。以下均略為《徂徠集》。

³ 見山岸德平《近代漢文學史》。日本,汲古書院,1987年。180-182頁。

⁴ 見山岸德平《近代漢文學史》。日本,汲古書院,1987年。180頁。

⁵ 見山岸德平《近代漢文學史》。日本,汲古書院,1987年。180-182頁。。

⁶ 郭振《子夜春歌》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那得知。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六,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卷七王昌齡《閨怨》裡的“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⁷句中也可見此語。而詩中的“江聲”、“去人遠”，“浦色草應滋”則是出自《三體詩》卷一杜荀鶴《旅懷》的詩意，詩為“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並解說這首詩的起聯是送別的地點與時間，頷聯是寫與友人離別時遲遲不能歸的哀傷之情境，頸聯是寫歸途中江畔所見所聞及感傷，尾聯則是抒發不堪忍受的別離之情。指出這首詩給人的是在書桌上構思成的感覺，並沒有那種身處其境的真情實感，因此缺乏動人的力量，而這也是徂徠詩作的一大特徵。

所舉第二首為《還館作》：“甲陽美酒綠葡萄，霜露三更滿客袍。須識良宵天下少，芙蓉峰上一輪高。”這首詩有對“美酒”的註釋，指出此語出自李白《客中行》中的“葡萄美酒鬱金香”。

第三首為《秋江送別》：“白露青楓兩岸秋，無窮別恨滿中流。何堪明月潮生早，望斷蓬萊仙子舟。”第四首為《歸雁》：“置酒高樓雁北飛，江南春色又芳菲。那能不起故園意，每值花時見爾歸。”這兩首詩皆無註釋。

第五首為《題畫牡丹》：“沈香亭上客，不愛世間春。一冠名花色，遂憐傾國人。”這首詩有關於“沈香亭”的註釋，指出此語出自李白《清平調詞三首》⁸。三首裡的其三中有“沈香亭北倚闌杆”之句。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只對第一首詩作了解釋與評論，因此可以認為其他的四首都是對第一首詩評論的佐證。我們不妨重新解讀這五首詩，是否都如評論裡所說的那樣？先來看第一首《暮雨送人》，開頭的“陌頭楊柳垂”中的江畔垂柳是在江戶也多處可以見到的春天景色，“相送雨昏時”則是描寫在雨中的送別，這才有了“寂寂去人遠，濛濛匹馬遠”的動畫描寫。而作者對頸聯和尾聯的解釋也是很精到的。只是與杜荀鶴的《旅懷》相比較，除了“江聲”一語之外，兩者所描寫的景色並無共同之處。而抒發不堪忍受的別離之情的表現也截然不同。杜荀鶴是以“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來表現愁緒與對往事的追憶。而徂徠則是以“寧問明朝後，吾心已亂絲。”來表現難以忍受的離別之情。可以說這是一首有景有情的即興詩，說是在書桌上構思而成似乎有些牽強。

再看第二首《還館作》，開頭的“甲陽美酒綠葡萄”，註釋裡寫此語出自李白《客中行》中的“葡萄美酒鬱金香”。據《唐詩選》，李白《客中行》裡的首句為“蘭陵美酒鬱金香”⁹，可能是與王翰《涼州詞》裡的“葡萄美酒夜光杯”¹⁰混淆了。“甲陽”與“蘭陵”同為地名，“綠葡萄”與“鬱金香”又同為植物。此詩與李白的《客中行》描寫的都是主客對飲的畫面，然表現的意境卻不同。徂徠詩中是“霜露三更滿客袍”，感嘆這樣主客兩相知的“良宵天下少”，而此時一輪明月高掛在富士山的山峰上。¹¹

第三首《秋江送別》，無論是詩題“秋江送別”還是開頭的“白露青楓兩岸秋”，都讓人聯

⁷ 王昌齡《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⁸ 李白《清平調詞三首》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杆。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⁹ 李白《客中行》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¹⁰ 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¹¹ “芙蓉峰上一輪高”中的“芙蓉峰”是指富士山，在日本富士山又名芙蓉峰，參見村石利夫編著《日本山岳ルーツ大辭典》日本，竹書房。1997年。17頁。

想到王昌齡的《重別李評事》，詩裡有“莫道秋江離別難”，且詩以“隨意青楓白露寒”結尾。兩者都是寫秋天的離別，景色中都有“青楓”與“白露”，也都出現了舟船。然王昌齡是以“吳姬緩舞留君醉”送別。¹²徂徠則是寫盡無窮離別之恨，而“何堪明月潮生早，望斷蓬萊仙子舟。”則是先寫觸景傷情，再現離別之景象，而“望斷蓬萊仙子舟”句既是描寫望著遠去的舟船一直到消失的詩人，又表現了詩人傷別離的哀情。

第四首《歸雁》“置酒高樓雁北飛，江南春色又芳菲。那能不起故園意，每值花時見爾歸。”《唐詩選》裡面寫雁的詩很多，也有以《歸雁》為題的。也許是太多了的緣故，所以作者也就沒有特意註明出處。徂徠的詩裡寫在高樓飲酒見到大雁往北飛去，不由想到江南又是春天，再由此景引出了對故園的思念之情，“那能不起故園意，”以設問抒發情懷，接著又描寫了昔日春天來臨花開之時雁歸來的情景。徂徠的這首詩是情景交融，可以說是有感而發。

第五首《題畫牡丹》：“沈香亭上客，不愛世間春。一冠名花色，遂憐傾國人。”看其詩意，確與李白的《清平調詞三首》¹³其三“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杆”相似。其中都有“名花”、“傾國”，又加之都有“沈香亭”，儘管徂徠的詩是五言絕句，但還是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少直接的引用。

下面我們再來看雒志達/宋琦對徂徠漢詩的評論，他們在《荻生徂徠漢詩人中的世界想像》¹⁴一文中這樣寫道：

……接觸明人李攀龍、王世貞的文學思想是促成荻生徂徠學術轉向的契機。復古派文人論詩極重格調，甚至將作品雜於唐人詩中，以不可分辨者為佳¹⁵。徂徠學養深厚，集中自不乏接近這一標準的佳作，但明朝與唐朝、日本與中國畢竟不一樣，有時徂徠為了追求“置諸唐人集中不可辨”的效果，不免讓詩中世界與所處環境發生了微妙的偏差，……。¹⁶

為此他們舉了徂徠的《送客臨邊》：“客邊鄰異俗，何啻恨離家。魂斷天南雁，日窮漠北沙。非無龍噴月，自有燕脂花。日暮胡笳沸，毳毳擁虜車。”¹⁷並將此詩與唐代詩人于鵠的《送客臨邊》作比較。¹⁸于鵠的《送客臨邊》（一作《送張司直入單于》）：“若過並州北，誰人不憶家。塞深無伴侶，路盡有平沙。磧冷唯逢雁，天春不見花。莫隨征將意，垂老事輕車。”¹⁹他們指出徂徠

¹² 王昌齡《重別李評事》莫道秋江離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¹³ 李白《清平調詞三首》其三。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¹⁴ 雒志達/宋琦的《荻生徂徠漢詩中的世界想像》，日本《人文學論集》第35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7年。51-60頁。

¹⁵ 按：將作品雜入前輩集中的做法未必始於明代，但這是明人尤其是復古派慣用的文學批評思路。如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謂賈島詩“‘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置之盛唐不復可別。”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謂“宋初諸人九僧輩尚多唐韻，惠崇詠鷺雲‘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回，棹樓一點明。’置之盛唐那可複辨。”續編卷二稱明人高叔嗣、薛蕙之詩“置之唐人毫無愧色。”此註：“按”出自雒志達/宋琦《荻生徂徠漢詩中的世界想像》一文。

¹⁶ 雒志達/宋琦的《荻生徂徠漢詩中的世界想像》，日本《人文學論集》第35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7年。51-60頁。

¹⁷ 荻生徂徠《送客臨邊》。《徂徠集》卷二。

¹⁸ 雒志達/宋琦的《荻生徂徠漢詩中的世界想像》，日本《人文學論集》第35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7年。51-60頁。

¹⁹ 唐代詩人于鵠《送張司直入單于》一作《送客臨邊》。《全唐詩》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並沒有寫明這是一首擬作，而日本也並無“漠北”與“胡笳氍毹的游牧民族”，而詩題又相同，由此得出了下面的結論。

于鵠的作品有著典型的唐代大歷時期風格，詩中的塞上隨著征途而逐漸展開，行人在風沙中北上，途中只能遇到南下的鴻雁，意象與情緒非常契合，最後一聯更是表達了游幕文人“不如歸去”的感慨。祖徕作品的意象與用韻都很接近于鵠，這類似明代復古派文人所熱衷的對唐人格調的重現，然而我們更多是看到祖徕想像中的邊塞世界，詩歌本身僅僅停留於格調的形式，並無太多可稱道的地方。²⁰

這段評述中認為祖徕詩的意象與用韻都很接近于鵠，類似明代復古派文人所熱衷的對唐人格調的重現。其實祖徕的這首詩是未寫明擬作的擬作，如果說“詩歌本身僅僅停留於格調的形式”，其實也不盡然。祖徕推崇唐人描寫邊塞的詩作也確實是受了李攀龍《唐詩選》的影響。但就唐代的邊塞詩，詩中的地名也多有古今雜舉，讀來令人不免有時空跨越之感。而其中的慷慨激昂之情，雄渾蒼涼之景也是祖徕最為欣賞的，這也是祖徕寫下了很多邊塞詩的原因之一吧。祖徕有《涼州曲》一首：“千里風沙飛鳥迴，玉門關外古輪臺。猶聞昨夜涼州曲，天馬大宛從此來。”²¹其中所寫全是唐代景物，地名亦不外如斯。再看祖徕的一首《出塞》：“悲歌方罷宴，揮手玉門分。常惠今教字，燕然昔勒文。聊將刀筆吏，敢從貔貅軍。暗想燕頰者，封侯自有勳。”²²其中所表現的建功立業的豪邁悲壯之情，而詩中的地點卻是玉門關。再看祖徕的一首《從軍行》：“妻兒送出城，慟哭一吞聲。自是居人意，寧知壯士情。國威千隊肅，將略九邊明。腰劍秋霜色，抽身已籍兵。”²³詩中既有妻兒送別的場景，又抒發了壯士守邊衛疆的豪情。與王昌齡的《從軍行三首》其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與其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²⁴有異曲同工之妙。祖徕的一首《邊上送故人》：“壯哉三尺劍，去矣一書生。北雪迷歧路，南雲渺驛程。今朝辭玉塞，何日到金城。聞說漢班超，建勳戍已營。”²⁵能令人聯想到楊炯的《從軍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²⁶其中“去矣一書生”之意與“勝作一書生”相通。楊炯詩裡有“辭鳳闕”與“繞龍城”，祖徕詩裡則有“辭玉塞”與“到金城”，其中“玉塞”意為玉門關，“金城”即蘭州。可見此詩雖為送友人，然詩中所描繪的皆為唐代邊塞詩中的情境。再看祖徕的一首《邊城落日》：“朔方戎馬地，杖策意何窮。徒步長城外，遙看斜照中。陰山銜落日，大漠起悲風。嚴角聲連塞，歸禽影滅空。域絕崦嵫逼，河高星宿通。功名驚白首，慷慨為誰雄？”²⁷也不難看出其中的“陰山銜落日，

²⁰ 雋志達/宋琦《祖徕漢詩中的世界想像》，日本《人文學論集》第35集。大阪府立大學人文學會。2017年。51-60頁。

²¹ 荻生祖徕《涼州曲》。《祖徕集》卷五。

²² 荻生祖徕《出塞》。《祖徕集》卷二。

²³ 荻生祖徕《從軍行》。《祖徕集》卷二。

²⁴ 王昌齡《從軍行三首》其二，其三。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²⁵ 荻生祖徕《邊上送故人》。《祖徕集》卷二。

²⁶ 楊炯《從軍行》。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五，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²⁷ 荻生祖徕《邊城落日》。《祖徕集》卷二。

大漠起悲風。”皆為唐代邊塞詩中的景色。

而除了唐詩的影響，還有荻生徂徠編選的《唐後詩》裡所選詩的影響，徂徠尤其推崇李攀龍的七絕。下面列舉其中幾首有關邊塞描寫的七絕：

《王中丞破胡遼陽凱歌四章》

其一，匈奴十萬寇遼陽，漢將飛來入戰場。直取單于歸闕下，論功那更數名王。
其二，萬里橫行大破胡，沙場西北漢軍孤。不因驃騎能深入，知有陰山瀚海無。
其三，再領樓船護海濱，三持節鉞掃胡塵。怪來長得君王寵，自是麒麟閣上人。
其四，中丞萬馬下榆關，拂海旌旗破虜還。幕府秋陰連殺氣，散為風雨暗燕山。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其一，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隨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其二，漢兵圍合左賢王，吹角千山夜有霜。君試狐奴城上聽，豈堪秋色滿漁陽。
其三，西出居庸大漠開，胡塵遙暗白登臺。愁看塞上蕭條色，落日秋風萬里來。
其四，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²⁸

由此可見，儘管李攀龍沒有去過沙場戰鬥，但也能寫出金戈鐵馬、馳騁疆場的壯偉詩篇。在《唐後詩》裡還收了好多明代前後七子寫的邊塞詩，這是因為明代文人受唐代邊塞詩的影響頗深。眾所周知，唐代邊塞詩慷慨激昂、悲涼壯闊，男兒不懼馬革裹屍，立志征戰沙場。自唐以後，歷代詩人都都熱衷於寫邊塞詩，就是明人也不例外。所以說《唐後詩》裡的邊塞詩，尤其是李攀龍的詩，對徂徠都是有所影響的。

從上面對徂徠所作漢詩的重新解讀，可見徂徠的詩作並不全都像評論中所說的那樣，其中有好多首都可稱得上是情景交融，動人心弦的好詩。縱觀這些評論，主要就徂徠受明代復古派文人影響而論其詩作，其實也是有其原因的。一是他們忽視了徂徠接受明代宗唐詩學是在中年時期，關於這一點徂徠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多次提到，如在《復安澹泊》（第三書）中這樣寫道：

中年得李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不可得而讀之。於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久而熟之。……²⁹

這封信是寫給朱子學派的儒學者安積澹泊的，徂徠在這裡明確地說到是中年得到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著作，然而卻無法讀懂。自那時起為了讀懂李、王之文，發憤讀東漢以前的古書，堅持數年後才領會到李、王文章的深意。也就是說在這之前徂徠不可能提出所謂的格調說。二是忽視了徂徠接受唐詩是在青年時期甚至更早。徂徠在青年時期，就讀過《唐詩訓解》，並將之抄寫。他在《護園雜話》中稱《唐詩訓解》的抄寫本為“此南總之舊物，後足見予之所以勤也。”³⁰所謂南總，是指南總門時期，也就是徂徠自十四歲至二十七歲隨父流放在上總國長柄郡的那段時間。而在徂徠

²⁸ 以上均為《唐後詩》辛集卷之上所收。據日本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以下均略為見《唐後詩》。

²⁹ 荻生徂徠《復安澹泊》（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八。

³⁰ 荻生徂徠《護園雜話》。見《續日本隨筆大成》第四卷，第104頁，吉川弘文館，1981年。

的少年時期，已有不少明人編選的唐詩選集傳入，因此也不能排除祖徠在少年時期就讀過好多唐詩的可能性。而在青少年時期所受到的影響及其形成的思想觀念並不是那麼輕易會改變的，祖徠從青少年時期就喜愛唐詩，此時的他不可能只注重唐詩的格調，唐詩裡一定還有別的他吸引他的東西。

二

在這一章裡，就祖徠的一些能讓人聯想起唐詩精彩詩篇的詩作來展開論述。

先來看與唐詩同題《山居秋暝》的詩。祖徠《山居秋暝》：“獨坐空山曲，西風桂樹秋。千峰開返照，一葉舞寒流。鳥鵲喧樵徑，猿猴掣釣舟。慣玩秋月好，出戶且遲留。”³¹王維《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³²詩中都有“空山”、“流水”與“舟船”，顯然是從唐詩裡得到了一定的啟發。然祖徠的詩中卻是別有一種情趣，寫的是獨坐在秋日的空山裡，西風吹拂著桂樹。聽鳥鵲在樵夫走過的小徑上喧鬧，看猿猴攀爬釣舟。而“千峰開返照，一葉舞寒流”的構思也顯見是受了“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影響，只是少了一份恬淡寧靜。

再看一首同題《過故人莊》。祖徠的詩是：“偶從郊外路，一過故人家。款客逢秋熟，論心忘日斜。山肴無海味，村飯有胡麻。更是陶翁趣，東籬旋看花。”³³孟浩然的詩是“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³⁴兩者可說是無一語相同，然而意趣卻是極為相近，“論心忘日斜”與“把酒話桑麻”都是主客聊天，最後兩句“更是陶翁趣，東籬旋看花”與“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說的又都是看菊花。

祖徠的詩作中有一些只是化用了唐詩中表現。如一首《聞笛》：“何人吹玉笛，來此客中堂。急節傷神短，曼聲引怨長。落梅殊寂寞，折柳轉淒涼。繚繞留餘響，前山斂夕陽。”³⁵將笛聲與梅花聯繫在一起是唐詩中所多見的，如高適的《塞上聞吹笛》：“雪盡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³⁶所以即便詩意截然不同，也會讓人聯想翩翩。又如一首《題驛樓》：“驛樓臨大道，垂柳拂欄涼。疲馬嘶長日，卸鞍繫短牆。野花橫髻巧，村醪壓槽香。小女當墟笑，解言勸我郎。”³⁷唐詩中有“馬嘶”的可謂不少，寫邊塞的、送別的、感懷的都有，如呂溫的《羣路感懷》：“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³⁸即是一例。祖徠的“疲馬嘶長日”，可謂形象生動，恰到好處地化用了“馬嘶白日暮”。

再看祖徠的一首送別詩《贈子帥之洛》：“憐爾看花去向秦，花時最是帝城春。青山周匝渾如錦，欲醉只應無故人。”³⁹最後的“欲醉只應無故人”句，使人聯想到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

³¹ 荻生祖徠《山居秋暝》。《祖徠集》卷二。

³² 王維《山居秋暝》。《全唐詩》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³³ 荻生祖徠《過故人莊》。《祖徠集》卷二。

³⁴ 孟浩然《過故人莊》。《全唐詩》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³⁵ 荻生祖徠《聞笛》。《祖徠集》卷二。

³⁶ 高適《塞上聞吹笛》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³⁷ 荻生祖徠《題驛樓》。《祖徠集》卷二。

³⁸ 呂溫《羣路感懷》。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六，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³⁹ 荻生祖徠《贈子帥之洛》。《祖徠集》卷七。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⁴⁰只是王維是送友人出陽關往西去，想到的是友人以後在邊境苦寒之地的孤獨。而徂徠的友人子帥的“之洛”是去當時的帝都京都，地處關西的京都，是日本歷史上的千年古都，又有“西京”、“洛陽”、“長安”、“洛”、“秦”之稱。因而詩中是為子帥在看花時節去京都而感到惋惜，然而“花時最是帝城春”是寫此時的帝都也正是春意盎然、百花盛開。“青山周匝渾如錦”則可看作是送別時所見之景色，由此想到離別後“欲醉只應無故人”。所以說子帥即便是去了帝都這樣的繁華之地，離別還是會帶來無限的惆悵，因為對徂徠而言，畢竟是又少了一個可以對酌互訴衷腸的好友。

再來看徂徠的另外幾首送別詩。一首是《送岡維卿從讚侯奉使二首》其二“羨君書記最翩翩，五馬秋高行色閒。驛路氣隨簪筆發，芙蓉雪映裊鞭來。裝中明月元南海，賦裡雄風便上台。倘值洛陽才子問，東方新築黃金臺。”⁴¹詩中首句“羨君書記最翩翩”，使人想起杜審言的《贈蘇館書記》：“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⁴²只是除了首句有相似之處以外，徂徠詩的詩意也完全不同，詩中所描繪的景色高遠壯闊，表現的是雄偉激昂之情。再有一首《送蔚宗遊函谷二首》其一：“平安大道直如絲，處處秋風征馬悲。君去吹笳函谷曉，何人不起故鄉思。”⁴³如果說此詩有哪裡是與唐詩有關聯，那就是“秋風征馬”。高適有《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征馬向邊州，蕭蕭未休。思深常帶別，聲斷為兼秋。歧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⁴⁴徂徠詩裡的“秋風征馬悲”是“征馬向邊州”與“聲斷為兼秋”的另一種表現。而詩意則截然不同，徂徠的詩是送友人“遊函谷”，此處的函谷是京都與大津之間的逢阪關卡，是日本的關東與關西的分界線。首句“平安大道直如絲”與儲光義《洛陽道》的首句“大道直如髮”的表現極為相似。⁴⁵在作者筆下，離別時的感覺是處處秋風，就連征馬的嘶聲聽起來也是哀傷的。接著是想像友人在函谷吹笳待曉，而此時在異鄉的遊客又有誰能不起故鄉之思呢。

再來看徂徠的一些能令人聯想到唐人山水詩與田園詩的詩作。一首是《宿江店》：“鸚鵡洲前水，蒹葭秋後花。寒雲回客棹，落日宿漁家。樹小漢流闊，村稀江路斜。何心南國雁，聯翅下晴沙。”⁴⁶這是一首抒寫羈旅之思的五言律詩，首聯與頸聯畫出了一幅江景圖，而頷聯在寫出詩人留宿時間的同時，又給這幅畫添上了“寒雲”與“落日”的色彩，可謂詩中有畫。最後的“何心南國雁，聯翅下晴沙。”既是寫景，也是抒寫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再看一首《夜到漁家》：“日落江堤里，燈光動竹扉。魚蝦新酒熟，蓑笠小舟歸。水闊鷗應狎，竹深客自稀。三間君莫怪，已製芰荷衣。”⁴⁷這首詩寫的是到漁家做客，漁家的住所雖然簡陋，但看江堤日落，竹扉在燈光裡搖曳，自有一種寧靜感。主客就魚蝦做下酒菜對飲，好不愜意，自有一番漁家樂趣。但接著的“水闊鷗應狎，竹深客自稀。”卻急轉直下，看似寫景，實際上是暗喻詩人不與世俗合流。最後兩句

⁴⁰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全唐詩》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⁴¹ 荻生徂徠《送岡維卿從讚侯奉使二首》。《徂徠集》卷四。

⁴² 杜審言《贈蘇館書記》。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七，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⁴³ 荻生徂徠《送蔚宗遊函谷二首》其一。《徂徠集》卷七。

⁴⁴ 高適《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賦得征馬嘶》。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三，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⁴⁵ 儲光義《洛陽道》大道直如髮，春日佳氣多。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卷六，據日本早稻田大學服部文庫所藏本。

⁴⁶ 荻生徂徠《宿江店》。《徂徠集》卷二。

⁴⁷ 荻生徂徠《夜到漁家》。《徂徠集》卷二。

則是用典故來表明自己高潔的情操。再看一首《叢篠》：“坐疑白日沈，對此翠篁林。水映森森淨，風吹葉葉深。歲寒皆有節，籟萬總無心。為待鳳凰宿，曾栽數畝陰。”⁴⁸這首詩是寫詩人對著竹林獨坐時的所見所思。詩人對四周景色的描寫是動靜結合，既有倒映在水中的竹林，又有吹動竹葉的風聲。詩裡自有一種恬淡與寧靜。

在這裡我們只對祖徠的一小部分漢詩作了重新解讀，但卻可從中看到這些詩作並非只是注重格調，可以說唐人的田園詩與山水詩對祖徠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而且祖徠雖說以盛唐詩為最，但也並不排斥中唐和晚唐，他在給江若水的信中這樣寫道：

且夫中唐亦非易易，昔者錢起與王維輩相酬和也，尚且不欲立盛唐諸公下風，於是乎新調遂起，可謂豪傑士矣。弇州晚年，枕藉長慶。而謝茂秦在七子中，獨稱異族，則足下亦何恨也。足下所師，非鳥鳴春邪。鳴春晚唐宗匠，雖孟、賈所不及也。足下乃以中唐自鳴，大抵海內言詩者，不超宋元而上之矣，間有一二唐語，其調錯雜不足稱述也，獨鳴春先生，劇濯自振，克成一家，足下青藍，不循故步，故予嘗謂京畿間，孰能過此二子？烏紗擎天，吾其誰欺？若或以盛晚相猜，殆非知詩者。蓋詩以格為別，高華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而足下詩有此邪。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足下則肖之。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而非鳴春不足以當之也，足下以此自印，自當得之已。又承足下於不佞詩未得其意味所在，此一語所以墮中晚也。夫盛唐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古人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⁴⁹

祖徠與江若水多有書信往來，信中多有詩詞酬唱，有時也討論漢詩創作。在這段話裡祖徠還是對中晚唐詩有所肯定的。“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是祖徠對中晚唐詩的心得。只是最後的“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還是明言了盛唐為最。這也給祖徠漢詩的研究帶來困惑，會使研究者產生片面的理解。而上面重新解讀的漢詩裡也確實有不少受中晚唐詩影響的。

三

在這一章裡主要就祖徠的一些七絕與《唐後詩》中所收李攀龍的七絕作比較與分析。

荻生祖徠在《唐後詩總論》裡這樣寫道：

……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視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為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⁵⁰

其中的“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可以說是極高的評價，祖徠在此

⁴⁸ 荻生祖徠《叢篠》。《祖徠集》卷二。

⁴⁹ 荻生祖徠《與江若水》。《祖徠集》卷二十六。

⁵⁰ 荻生祖徠《唐後詩總論》。見《唐後詩》。據日本新瀉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

明言李攀龍的詩作乃是詩之最高境界。而後面的“元美一身具四唐”中的“四唐”，當為初唐、盛唐、中唐與晚唐，“可謂奇事矣”，也可看作讚賞。若是將其與對李攀龍詩的評價相對照，就有些遜色了。《唐後詩》中所收李攀龍三百首七絕，數量之多，位居所收明代詩人之首，亦當與此有關。而徂徠所作漢詩也以七絕居多，在此我們來看看徂徠的這些七絕與《唐後詩》裡所收李攀龍七絕。

《唐後詩》中所收李攀龍的七絕以送別為多，下面列舉其中的一些詩作：

《送劉戶部督餉湖廣五首》

其五，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峰。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五首》

其一，翩翩白馬度秋風，共醉胡姬酒肆中。舞劍吹筳歌出塞，送君朝發薊門東。

其二，落日銜杯薊北秋，片心堪贈有吳鉤。青山明月長相憶，白草寒雲迴自愁。

其四，青楓搖落氣悲哉，客有將歸張翰才。東望三吳秋色裡，掛天帆影大江來。

其五，碧天無盡白雲孤，到日扁舟落五湖。不見薊門秋草色，愁心明月滿姑蘇。

《送子相歸廣陵七首》

其五，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雁蕭蕭楓樹丹。楊子月明愁裡度，蕪城雨色夢中看。

其六，廣陵秋色雨中開，繫馬青楓江上臺。落日千帆低不度，驚濤一片雪山來。

其七，廣陵城上秋瀟瀟，濤聲欲來風色驕。聞道躡天三百里，不知何似浙江潮。

《再別子與四首》

其二，馬上垂楊縮別愁，樽前斜日為相留。明朝何處風塵史，回首青雲是舊遊。

其三，薊門山色雨中開，三月漁陽春水來。愁殺故人看錦字，白雲秋樹滿燕臺。

《於郡城送明卿之江西四首》

其二，青楓颯颯雨淒淒，秋色遙看入楚迷。誰向孤舟憐逐客，白雲相送大江西。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濁酒枯魚自不貧，黃花況復席邊新。明朝縱及龍山會，那得長逢落帽人。

《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三首》

其一，青雲明日羨翻飛，應念陶家獨掩扉。君最往還知五柳，何曾送客解依依。

《送子與五首》

其一，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裡題詩淚不乾。豈意故人搖落後，逢君五馬入長安。

《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其八，桃花美酒鳳凰樓，公子乘春作宦遊。寒食不知何處過，總無風雨亦堪愁。

其十，春風忽斷雁行疎，染翰青雲照錦裾。知爾已傳招隱賦，相思更寄枕中書。

其十二，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為客好，那應猶作故園看。⁵¹

所列舉的送別詩作看似很多，其實也只是一部分，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解讀徂徠的漢詩。在這些詩作裡，流露出作者的惜別之情，有時候一寫就是好幾首。如《席上鼓飲歌送元美五首》，其一是寫饞宴的場景，然首句“翩翩白馬度秋風”卻很是瀟灑，酒席上也是“舞劍吹筳歌出塞”，不失豪邁之氣。其二則是以寫景表現離別的愁緒，“落日銜杯”，就連“白草寒雲”都在愁。而其

⁵¹ 以上所引均為《唐後詩》辛集卷之上所收。見《唐後詩》。

四則是用“青楓搖落”表現離別時的悲情，然尾句“掛天帆影大江來”卻氣勢浩大。再看《送子相歸廣陵七首》其五的首聯“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雁蕭蕭楓樹丹”是寫白天的景色，而後“楊子月明愁裡度”，則寫一輪孤月高照，如此淒清，如何能擺脫愁緒，又如何能安然入眠，因而在夢中也一片朦朧的“蕪城雨色”。而其六開首的“廣陵秋色雨中開”雖還是寫秋天的雨景，然最後的“落日千帆低不度，驚濤一片雪山來”卻是意境開闊。再看其七，開首“廣陵城上秋瀟瀟，濤聲欲來風色驕”，好一片壯麗的景色，後面的“聞道蹴天三百里”也是滿懷豪情。可見李攀龍七絕裡的送別詩是以“高華氣色”來寫景抒情，即使是抒發離愁別緒，也不失雄壯偉岸之氣。

再看徂徠的七絕，裡面寫送別的並不多，在此列舉幾首：

《奉別琴鶴君侯就封下館城十絕句》

其二，五馬春風草色繁，關中千里盡平原。迢迢大道知如髮。攬轡休歌行路言。

其九，行春到日麥才秋，臥閣青山擁上游。揮罷五弦時一望，南薰起處夏雲流。

其十，風流何忘禮筵福，自此寂寥楊子居。春盡縱無南去雁，為君能惜武昌魚。⁵²

可以看到“五馬春風草色繁，關中千里盡平原”的景色描寫可以說是既壯闊又自然，“迢迢大道知如髮”則是只有站在高處才能看到的景色，其中所蘊含的深意讓人回味。而“行春到日麥才秋”是日常生活中的場景，“臥閣青山擁上游”卻是只有文人隱居時才有的情景，但是銜接得卻是非常自然。而“揮罷五弦時一望，南薰起處夏雲流”句也是氣魄浩大。至於其十，沒有關於景色的描寫，只有抒情與述志。由此可見，徂徠的七絕是有受到李攀龍影響的一面，然而也不全是。而且詩裡行間也是充滿真情。再看徂徠的《送奧僧大潮東歸》“聞君歸去與誰遊，風雨蕭蕭五月秋。為問富春山下客，祇今猶自着羊裘。”⁵³其中並沒有以寫景抒情為主，而是在景色之外加上了自問自答，表現的也是一種離別之情，其中更多的是對好友的關懷之情。可見徂徠在詩裡所表現的只是真情流露，是對友人的關愛，娓娓道來，與李攀龍的送別詩比較，別有一番情趣。

下面我們再列舉一些李攀龍與友人來往的酬唱及懷念友人的七絕：

《懷元美》

瑯琊山上越王臺，秋色高臨海色開。莫向中原看落日，浮雲萬里為君來。

《懷子相》

越王城上黯銷魂，萬里秋風動薊門。君自平生稱國士，南遷豈負信陵恩。

《寄余德甫》

使者銜思入楚天，秋風吹動豫章船。孤帆遙掛浮雲色，西望長江落日邊。

《寄元美七首》

其一，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為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

其二，白雲何處不漫漫，欲寄綈袍薊北寒。依舊西山秋色裡，知君此日轉愁看。

其五，江南風雨夢扁舟，薊北煙花傍酒樓。無那故人搖落盡，教君何處不悲秋。

《重寄元美三首》

其一，十載交遊滿帝都，五陵年少避呼盧。只今唯有張公子，匹馬時時過酒徒。

⁵² 荻生徂徠《奉別琴鶴君侯就封下館城十絕句》。《徂徠集》卷五。

⁵³ 荻生徂徠《送奧僧大潮東歸》。《徂徠集》卷七。

《答右史秋懷見寄二首》

其一，河上秋風雁影開，樽前明月夜還來。兔園一望渾如雪，人在梁王古吹臺。

《答殿卿九日見懷二首》

其一，黃花獨傍酒邊開，過雁秋風繞吹臺。直置霑裳聽不得，何須更自故鄉來。

《答元美問余近事二首》

其一，山中還往酒家知，才到蓬蒿客便疑。縱有少年能問字，也應難見子雲奇。

《寄俞仲蔚》

吳門月落洞庭孤，何處扁舟釣五湖。我夢三峰秋色裡，不知曾掃華山圖。

《聞子與欲詣問詩以代柬二首》

其一，謝客江湖已十秋，浮雲華髮共悠悠。聞君忽憶陽春調，濁酒還開白雪樓。

其二，吳觀峰高練影長，使君千騎下東方。故人不惜中原色，借爾登臨望故鄉。⁵⁴

從上面幾首詩裡，可以看到作者在描寫景色方面與其送別詩一樣，氣勢博大。如“秋色高臨海色開”，秋色與海渾然一體，何等壯觀。而“莫向中原看落日，浮雲萬里為君來”則是既寫景又抒情。又如“孤帆遙掛浮雲色，西望長江落日邊”，都是一些遠望景色的描寫，孤帆表現了詩人孤寂的心情和對友人的思念，而“西望長江落日邊”則又轉為遼闊之景。一面是人分兩地的相思，另一面則是用“長江落日”來寬慰遠在他鄉的友人。再有作者在梁王古吹臺上的景色描寫，“河上秋風雁影開，樽前明月夜還來。兔園一望渾如雪”，可謂高遠開闊，表現了作者的一種境界。而有的詩裡則是既有身邊景物的細膩實寫，又有對景物感受的描寫，如“黃花獨傍酒邊開”是具體地描寫身邊的黃花，而“過雁秋風繞吹臺”，“直置霑裳聽不得”則主要描寫感受，秋風裡悲涼的雁聲，使人不忍心去聽。“聽不得”三字也多次出現在李攀龍的其他詩中，如“薊門城上月婆娑，玉笛誰為出塞歌。君自客中聽不得”。這些都表現了作者對離傷的理解，也是對友人的體貼，使人能感受到難得的真情。還有一些詩裡，並沒有具體的寫景，只有相思的言辭，或是以首句寫景引出作者的感慨。上面列舉的最後三首即是此例，寫景實為渲染離情，導出了作者的憂傷，“浮雲華髮共悠悠”是說歲月無情；“何處扁舟釣五湖”則是擔憂。然而三、四兩句的意象都雄偉闊達，格調高昂。這也是李攀龍詩既不離盛唐，又能別構高華一色的絕妙之處。

而徂徠也有不少與友人酬唱的詩作，下面列舉幾首與李攀龍詩意比較相近的：

《次韻有鄰新歲作》

畫舫青樓古武陽，紛紛誰不醉金觴。何人商略春風面，解道梅花更有香。

《次韻芳檐子侯冬曉之什五首》

其一，園林簌簌不知冬，夜宴彈殘風入松。竹火籠灰侍兒睡，忽聽城上五更鐘。

其二，櫳月瓦霜寒弄冬，西園仙籟滿杉松。五更夢斷何情況，一樣花時長樂鐘。⁵⁵

《春日草堂小集奉次豫州滕侯瑤韻》

五馬新回桂水頭，攜將明月照春浮。遂教歲歲金莖畔，偏憶天河秋色流。

（桂水天河皆侯封境所接地）

《琴鶴君侯惠擎天筆聊賦一絕奉謝》

⁵⁴ 以上所引均為《唐後詩》辛集卷之上所收。見《唐後詩》。

⁵⁵ 荻生徂徠，以上三首均為《徂徠集》卷五所收。

使君才氣本翩翩，惠我彩毫稱擎天。何解病夫春更懶，晴窗臥寫白雲篇。

《舟中宴奉和守山世子見寄》

平臺遙羨白雲秋，錦字翩然照碧流。偏以乘風聞鶴唳，一時舟裡共回頭。

《落梅花分韻思字》

江梅爛漫著花時，江上佳人有所思。日暮還將橫笛奏，何知吹落幾枝悲。⁵⁶

徂徠的七絕，雖然在景色描寫上沒有李攀龍七絕裡那樣的氣勢，卻也有其獨特之處，那就是有一種蕭瑟孤寂之感。如“園林簌簌不知冬，夜宴彈殘風入松”是寫在清冷的寒夜裡，吹入松樹林中的風，這樣的描寫會給人以怎樣的感受呢？還有“櫺月瓦霜寒弄冬，西園仙籟滿杉松”也自有一種淒清孤寂之美。再看三、四兩句，則是作者當時的生活場景，如“竹火籠灰侍兒睡，忽聽城上五更鐘”，可以說是非常自然的表現，語句平淡無奇，卻又是另有深意蘊含其中。如果與其二之三、四兩句“五更夢斷何情況，一樣花時長樂鐘”聯繫在一起看的話，就可以悟出作者在其中想要表現是對友人的綿綿不斷的情思。當然徂徠也有一些詩裡的景色描寫也與李攀龍一樣，高遠開闊。如第四首的首句“五馬新回桂水頭，攜將明月照春浮”，中的攜將二字使詩句具有一種豪邁之氣，而結尾的“偏憶天河秋色流”，以“憶”字勾勒，為讀者虛構了一個意境，那就是秋色在天河的景象，而“流”字則是詩句的氣勢所在，有畫龍點睛之妙。而最後三首都各有千秋，最後一首是寫落梅的，以一片爛漫的江梅與正是花時起首，起到了渲染色彩、烘托氣氛的作用，接著畫面轉到了江上暮色中吹笛的佳人，而佳人若有所思的內容，笛聲所表達的情緒，都寫在結尾的“何知吹落幾枝悲”裡。可見笛聲之中充滿哀怨之情，是佳人悲涼淒楚心情與落梅的結合。此詩既寫景又寫人，寓情於景，自有水到渠成之妙。而最後三首中的第一首雖說沒有景色描寫，然而文人的才情與瀟灑，都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表現，“晴窗臥寫白雲篇”的結尾，使整首詩顯得豁達開朗。而最後三首中第二首裡的“平臺遙羨白雲秋”的寫景可謂高遠開闊，“偏以乘風聞鶴唳，一時舟裡共回頭”的描寫自然生動，毫無造作之意。可見徂徠很會捕捉周圍發生的瞬間場景來加以描寫刻畫。

為了能夠更好地理解徂徠的漢詩，我們再來看一些徂徠與李攀龍的七絕，下面先列舉李攀龍的七絕：

《九日示殿卿》

床頭濁酒浸黃花，門外蕭蕭五柳斜。此日登高人盡醉，誰知秋色在陶家。

《襲生緋桃花栽》

白雲湖上酒家春，那更桃花照眼新。今日為栽三徑裡，憐君也自武陵人。

《促殿卿之官四首》

其一，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身為二郡風塵吏，借問何如此薄遊。

其三，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詩句近來多遠興，那能不作宦遊人。

《早夏示殿卿二首》

其一，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其二，湖上青山繞屋斜，蕭條重任使君車。到來縱進柴門閉，只在東鄰賣酒家。

《山齋牡丹三首》

⁵⁶ 荻生徂徠，以上四首均為《徂徠集》卷七所收。

其一，醉把名花掌上新，空山開處幾回春。西施自愛傾城色，一出吳宮不嫁人。
其二，西山風雨錦溪寒，春色沉沉醉牡丹。不是故人裁麗句，那能蕭瑟病中看。
其三，青山綠繞樹橫斜，中有柴桑令尹家。白髮幾回能載酒，春風何處不看花。⁵⁷

下面再列舉徂徠的一些七絕：

《東都四時樂》

其一，東叡山頭花似氣，東叡山下雪紛紛。笙歌千隊齊聲唱，那得暫時停白雲。
其二，兩國橋邊動擢歌，江風涼月水微波。怪來岸上人聲寂，恰是扁舟仙女過。
其三，秋滿品川十二欄，東方千騎簇銀鞍。清歌一闋人如月，笑指滄波洗玉盤。
其四，澄江風雪夜霏霏，一葉雙槳舟似飛。自是仙家酒偏醉，無人能到剡溪歸。

《遊蓮光寺》

清聽相看到日斜，酒酣忘是梵王家。援笙吹起秋風樂，忽報東籬欲發花。⁵⁸

《緋桃栽得家字》

聞說阮劉憐此花，天台山上赤城霞。栽時莫近清溪水，仙女春來多憶家。

《山房春事》

山房春月映沙洲，忽憶梅花問上流。待有鄰翁攜酒至，門前且繫木蘭舟。

《嵐峰紅葉》

夜夜嵐峰嵐染成，峰峰錦樹錦逾明。何人栽作袈裟著，為謝諸天大有情。

《折楊柳》

章臺春色滿楊柳，攀折一朝屬君手。何愁明日西風吹，顏色從來難保久。⁵⁹

從上面所列舉的兩者的詩裡，各有一首題名裡都有“緋桃栽”的詩，李攀龍以“憐君也自武陵人”結尾，用的是桃花源典故。徂徠的首句“聞說阮劉憐此花，天台山上赤城霞”則用的是劉阮入天台的典故。後面的“栽時莫近清溪水，仙女春來多憶家”則是反用這一典故，原是劉阮入天台山迷了路，後遇兩位仙女，成就一段美好姻緣，半年後求歸下山，至家中方知已過七世。徂徠卻是怕桃樹栽在清溪邊會引來仙女的回憶，可見徂徠在構思上自有其獨到之處。

再看李攀龍的幾首給殿卿的詩，《九日示殿卿》裡有“門外蕭蕭五柳斜”與“誰知秋色在陶家”，可見是用了五柳的典故來表現隱逸的情趣。而其他幾首則是興致所至，隨興而發，如用“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引出“借問何如此薄遊”的發問。又如以“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引出“詩句近來多遠興”，“那能不作宦遊人”的反問。而“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則引出“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以聽黃鳥的叫聲喝酒，不能不說是作者信手拈來的生活場景。而以“到來縱遣柴門閉，只在東鄰賣酒家”來表現主人的愛酒，詩中不見人，然卻呼之欲出。這幾首詩裡都有酒，而酒在李攀龍的詩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而徂徠的詩中也有寫酒的，如《東都四時樂》其四裡的“澄江風雪夜霏霏，一葉雙槳舟似飛”的冬景描寫，襯托出了“自是仙家酒偏醉”。而《遊蓮光寺》“酒酣忘是梵王家”寫在佛門清淨之

⁵⁷ 以上所引均為《唐後詩》辛集卷之上所收。見《唐後詩》。

⁵⁸ 荻生徂徠，以上五首均為《徂徠集》卷七所收。

⁵⁹ 荻生徂徠，以上四首均為《徂徠集》卷五所收。

地飲酒至醉，而也正是酒酣，詩人才會“援笙吹起秋風樂”，在悠揚的樂聲中“忽報東籬欲發花”，又不禁使人想起了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能不說其妙不可言。再看《山房春事》，以“山房春月映沙洲”之景引出“憶梅花”，而後才是“待有鄰翁攜酒至，門前且繫木蘭舟”，接著的就是讓讀者想像他們是如何飲酒的了。與上面提及李攀龍的“到來縱遣柴門閉，只在東籬賣酒家”裡所表現的情趣是一致的，然徂徠的詩句卻能帶給人們期待。

再看李攀龍的《山齋牡丹三首》，“醉把名花掌上新”寫醉裡把玩牡丹的情景，把國色天香的牡丹稱之為名花一點也不為過，緊接的“空山開處幾回春”似乎是對山齋牡丹的惋惜。而後面的“西施自愛傾城色，一出吳宮不嫁人”則是比喻牡丹富貴且孤高的品格，這也與一般人對牡丹的看法不一樣。而其二的“西山風雨錦溪寒”本有作者擔心寒冷的風雨會摧殘牡丹之意，可“春色沉沉醉牡丹”卻是寫牡丹花開得正盛，濃艷醉人。後面的“不是故人裁麗句，那能蕭瑟病中看”則道出了作者此時的境況，原來是在病中賞牡丹。至於其三則是抒發人生短暫的感慨，並沒有對牡丹的具體描寫。“白髮幾回能載酒，春風何處不看花”就是教人要珍惜時光，而不必拘泥在何時何地看牡丹。而徂徠的七絕裡雖沒有很多題名寫花木的，然在不少詩裡都可以看到關於花木的描寫。如《折楊柳》以“章臺春色滿楊柳”引出了攀折柳枝，從而道出了作者的擔憂，怕西風摧殘楊柳凋落。再看《嵐峰紅葉》開首的“夜夜嵐峰嵐染成，峰峰錦樹錦逾明”用疊字描寫似錦的紅葉覆蓋了整個嵐峰的景色，何其壯觀又何其艷麗。後面的“何人裁作袈裟著，為謝諸天大有情”則更是大手筆，竟然將這片紅葉裁剪做成袈裟穿著，為的是感謝蒼天賜予我們如此美景。可見徂徠詩裡也不乏高遠的情致。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兩者看似相似，然卻並非如此的一些詩。先列舉李攀龍的：

《汝思見過林亭二首》

其一，五柳陰陰逼酒漬，一杯須見故人情。明朝馬上聽黃鳥，不似樽前喚友聲。

《九日同殿卿登南山四首》

其一，滿天鴻雁雨紛紛，濁酒黃花把向君。莫道龍山高會後，風流今少孟參軍。

其二，茱萸美酒玉壺乾，此日逢君一醉還。愁見孤城秋色裡，不知風雨過空山。

其三，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陶令罷官貧。蕭條豈少東籬菊，不見當時送酒人。

其四，黃花蕭瑟雨中寒，搖落東林木葉丹。不是故人能載酒，祇今秋色好看誰。

《秋日東村偶題二首》

其一，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多變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其二，五柳青青醉裡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和答殿卿冬日招飲田間二首》

其二，白雲湖上北風寒，茅屋蕭條兩鷓冠，我自能憐華不注，推窗君試雪中看。

《樓上》

白雲湖上白雲還，濁酒新詩日日閒。無那滿樓春雪色，教人常對玉函山。

《十日陶令過東村》

樽前無恙滿籬花，柳亦蕭蕭映日斜。正好故人成一醉，風流那不似君家。⁶⁰

從上面的詩裡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同友人登南山，還是答村偶題，抑或是其他幾首，詩裡幾乎都

⁶⁰ 以上所引均為《唐後詩》辛集卷之上所收。見《唐後詩》。

有酒出現，好幾首詩裡都提到了五柳與東籬，可見作者傾慕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對隱逸生活的嚮往。如“五柳陰陰逼酒漬，一杯須見故人情”，“五柳青青醉裡春，那能長作折腰人”即是此指。作者的筆到之處，可以說是隨意揮灑，有時感嘆人情冷暖，如“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陶令罷官貧。蕭條豈少東籬菊，不見當時送酒人”。有時則是抒發對人生無常的無奈，如“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多變態，還將秋色到茅廬”。而這些愁緒，這些感嘆都因為有酒而化去了，最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豁達開朗的詩人。如“正好故人成一醉，風流那不似君家”，“濁酒新詩日日間。無那滿樓春雪色，教人常對玉函山”。詩裡也多少有一些李攀龍豪放不羈的性格的表現。

再看徂徠的這類詩：

《田家即興》

其一，田家女子厭蠶桑，多學東都新樣粧。恰是年年官債重，賣身好與冶遊郎。

其二，春風村落沸繁弦，日日江東米價賤。為是昇平多樂事，還教父老恨豐年。

《郊行》

其一，日落平蕪匹馬忙，燈光遙指國門傍。前朝使者埋輪處，卻是郊原少虎狼。

其二，千里春蕪樵子歌，如今半是綠疇波。漢家近日弘羊貴，何處斜陽牧笛多。

《城西竹林中謂是昔時美人所居》

蕭然竹樹故城西，小路縈迴野鳥啼。且訝百年留遺艷，石間紅葉使人迷。⁶¹

其中的《田家即興》以“田家女子厭蠶桑，多學東都新樣粧”描寫田家姑娘，可就是“恰是年年官債重”，道出了農家不堪沉重的苛捐雜稅。其二的開頭是“春風村落沸繁弦”，原是描寫豐年景象的，可接著的“日日江東米價賤”，引出了“還教父老恨豐年”。詩裡所表現的都是當時農家真實的生活場景，以及農民的心情。可見徂徠在寫詩時也是以關心民生疾苦為重。再有兩首《郊行》其一開頭的“日落平蕪匹馬忙，燈光遙指國門傍”都是實寫，後面的“前朝使者埋輪處，卻是郊原少虎狼”則是虛寫，是作者在抒發自己對前朝使者的懷念。其二的“千里春蕪樵子歌，如今半是綠疇波”是寫郊行時所見之景。而後面的“漢家近日弘羊貴，何處斜陽牧笛多”前半是虛寫，因為說的是漢家事，後半又以發問轉為實寫。再看《城西竹林》也是先是周邊景色的描寫“蕭然竹樹故城西，小路縈迴野鳥啼”，而後的“且訝百年留遺艷”是語意雙關，即是指以前曾經住在這裡的美人，也指“石間紅葉”因美人之故才能開得如此艷麗“使人迷”。從這幾首詩裡可以看到徂徠都是有感而發，這些感受有的是懷古，有的是睹物思人，也有的是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疾苦。與上述李攀龍詩的旨意相去甚遠，因此在具體的描寫上也沒有了高遠開闊的氣勢。

從上面對徂徠與李攀龍七絕的對比與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徂徠的七絕確實是有受到李攀龍影響的一面，那就是所謂的高華氣色，然而又不全是，徂徠的有些詩裡所描寫的景色高遠開闊，抒發情志的詩句也有豪邁之氣，但只佔七絕中的極小一部分。徂徠的七絕中更多的是學習李攀龍七絕的即情生景，情蘊景中的盛唐詩風，所以格局雖小，然景色描寫自然生動，毫無造作之意，也能做到寓情於景，情景交融。在此，還有一點必須加以說明，筆者在研究徂徠與李攀龍的七絕時，將兩者所用的詞句作了詳細的對比，發現相同的詞語是少之又少，完全可以排除徂徠濫用前人詩中詞語一說。

⁶¹ 荻生徂徠，以上五首均為《徂徠集》卷五所收。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將祖徕的漢詩與李攀龍編選的《唐詩選》中所選的唐詩及其他唐詩選本裡的唐詩進行了分析與考察，還將祖徕的七絕與《唐後詩》中所選李攀龍的七絕也作了對比與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祖徕接受了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詩學主張，致力於漢詩的創作。祖徕欣賞李攀龍的詩“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祖徕以為“蓋詩以格為別，高華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⁶²，所以在寫詩時比較注重格調。祖徕雖然作了不少有高華氣色的漢詩，然而因其自青年時期就受到唐詩熏陶，並沒能擺脫中晚唐詩對他的影響。因此在祖徕的漢詩裡，還是可以看到不少清新自然、有著中晚唐詩情趣的詩。而祖徕漢詩中最多的七絕，因推崇李攀龍的七絕，有一些詩重在表現高華氣色，這些詩中的景色高遠開闊，寓於景中之情也自有一種豪情。但這類詩並不多。而更多的是祖徕學習李攀龍七絕裡的即情生景、情蘊景中的盛唐詩風，所以格局雖小，然景色描寫自然生動，且詩裡行間也是充滿真情實意，毫無矯揉造作之感，也能做到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由此可見，祖徕在漢詩創作方面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並不僅局限於“格調說”。而且由於祖徕致力於漢詩創作，詩裡的寫景抒情，無論在用詞造句方面還是在構思佈局方面，都有其獨到之處。可以說祖徕的漢詩裡有著很多好詩值得我們學習，這就是我們對祖徕所作漢詩的重新認識。

⁶² 荻生祖徕《與江若水》。《徕徕集》卷二十六。